

艾里甫与赛乃姆



35.7

剧照摄影：张建国 哈斯叶提

装帧设计：张良渡

艾里甫与赛乃姆

电影文学剧本·歌剧剧本

张世荣 译

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宁波大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印张4.5625 插页8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200

统一书号：10124·1 定价：0.58元

5278/03



歌剧和电影文学剧本的译者张世荣（左一）和编剧艾力·艾则孜（中）、祖农·哈迪尔在一起研究剧本的修改方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在北京演出后，受到首都文艺界和各族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志为该剧撰写文章，表示鼓励。

图为曹禺同志与新疆歌剧团的编导和演员在一起座谈。

丛永泉摄

人 物 表

艾 里 甫：艾山宰相之子。

（童年时代的艾里甫）

赛 乃 姆：阿巴斯国王之女。

（童年时代的赛乃姆）

艾 山：阿巴斯汗国的宰相。

米 赫 尔 宛：宰相夫人，艾里甫之母。

古丽加玛莉：艾里甫的妹妹。

哈 斯 木：阿巴斯汗国的内务大臣。

阿 里 木：哈斯木之子，艾里甫的朋友。

加 拉 力 丁：宫廷学者，艾里甫与赛乃姆的启蒙老师。

沙 地 克：王宫总监，后为山民首领。

赛 帕 尔：沙地克之子，艾里甫的同学。

阿 衣 布 维：沙地克之妻。

阿克琪奶妈：赛乃姆公主的奶娘。

古 丽 巴 诺：赛乃姆公主的使女。

迪力阿拉木：某公国的女首领。

阿巴斯国王：赛乃姆公主之父，阿巴斯汗国的君主。

贤姆西巴诺：赛乃姆公主之母，阿巴斯汗国的王后。

阿不都拉：宫廷近卫官，夏瓦孜之子。

(童年时代的阿不都拉)

夏瓦孜：宫廷星相师，后任宰相。

海迪倩：夏瓦孜的夫人，阿不都拉之母。

派尔曼：王宫军士，夏瓦孜的亲信。

卡玛尔：迪力阿拉木的使女。

奴拉：迪力阿拉木的使女。

素曲克：皇家经院的学生。

独眼汉：迪力阿拉木的典狱长。

女管家：迪力阿拉木的亲信总管。

银幕上出现清真寺宏伟壮丽的月牙拱顶。
星光闪烁的夜幕上推出片名：

艾里甫与赛乃姆

嵯峨入云的尖塔楼宇。
金壁辉煌的王宫大殿。
绿色流莹的宫墙殿角。
五彩缤纷的浮雕宫门。

在这变换着的富丽堂皇的王宫建筑群上，演职员表依次出现。

1. 王宫院内

夜，春

华灯璀璨，彩柱林立，鼓乐喧天。

华服袈袈的王公大臣、鲜冠丽服的外国使臣和远道而来的宾客们，云集轩中，纷纷向阿巴斯国王祝贺公主的降生。

“祝贺国王陛下喜得公主！”

“向尊贵的国王陛下恭喜！”

“愿真主赐陛下福寿无边！”

……

阿巴斯国王天官赐福的脸上喜气洋溢，他威严有仪地向百官们还礼，道：“免！”

2. 王宫后院

夜，春

高烛宇天，灯火辉煌。

御膳房里，油光满面的胖厨师们汗流浹背地烹制着各种风味的美饌佳肴。

曲径回廊上，宫娥使女们手托朱漆金盘穿梭往返。

花厅里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一片祝贺溢美之声。

3. 王宫广场

日，春

一排长号仰天高奏。

几个铁鼓动地齐鸣。

王宫门前，七峰披红挂绿的骆驼从巍峨的宫门中款款踏来，坐在骆驼上的少女喜气洋洋地向人群中散撒着桃干、杏干、核桃、钱币等物。

一群儿童沿着街巷欢叫着向广场奔跑。

广场上，人群似海，欢声如潮。

四十名盛装艳服的眩目美人翩翩起舞。

（歌）为什么天空霞光灿烂？

为什么大地欢歌一片？

舞姿优美的少女们，不停地变换着队形。

领舞者神采飞扬，纵动双肩，舞姿洒脱豪放。

（歌声继续）

为什么孔雀舒展花屏，

为什么百花争芳吐艳？

4. 王后寝宫

日，春

雍容华贵的王后贤姆西巴诺高坐在卧榻上，阿克琪奶妈

从摇篮里抱起啼叫的婴儿。

侍女们高兴地围上观看。

(歌声继续)

啊，皎洁的月亮升上天空，
美丽的公主诞生在人间。

5. 王宫广场

日，春

(歌声继续)

为什么夜莺在花园欢唱？
为什么山鹰在蓝天飞翔？
为什么骏马奔驰在草原？
为什么雄狮腾跃在山岗？

6. 艾山宰相的寝室

日，春

王公贵族们向艾山宰相道贺。

艾山宰相满面春风地还礼。

(广场上的歌声继续)

啊！明亮的星辰升上天空，
英俊的少年从天而降。

一侍女抱着婴儿穿过客厅，来到宰相夫人米赫尔宛的床前。

米赫尔宛夫人接过婴儿，艾山宰相站在一边高兴地望着。

7. 王宫正厅

日，春

富丽堂皇的宫殿张灯结彩，拱顶上挂着五彩缤纷的吊

灯，大殿上一片灯火辉煌。

阿巴斯国王高踞宝座，王公大臣们肃立两厢。大厅里，回荡着宫廷学者毛拉加拉力丁洪亮的诵经声，在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给婴儿命名的仪式正在进行。

奶妈阿克琪与一侍女抱着一个婴儿，虔诚地望着毛拉加拉力丁。

王公大臣、阿巴斯国王、艾山宰相也都虔诚地望着毛拉加拉力丁。

文书达吾提悄然靠近派尔曼军士，示意有人叫他，派尔曼隐身退出大厅。

二人走上光线昏暗的楼梯，只见几个达官贵族装扮的中年男子窃窃私语地走进一间僻静的厅室。

达吾提来到正侧身在花格影壁后向下窥探的夏瓦孜身边。低声说道：“他来了。”

派尔曼：“夏瓦孜大人，您好！”

“你好！”夏瓦孜心不在焉地漫应了一句，随即与派尔曼一起离开格扇。派尔曼边走边说：“听说国王陛下与艾山宰相在今天的命名仪式上还要签订一份联姻盟约。”

夏瓦孜：“派尔曼，宫内各位大臣对签订这份联姻书都有些什么议论？”

“这……我还没听到什么。”

“近来，你也没听到有人对我有些什么议论吗？”

“夏瓦孜大人，您要特别警惕沙地克总监，此人很不可靠。”

“唔？！”夏瓦孜惊讶地驻脚聆听。

派尔曼：“去年秋天，就在我随同艾山宰相陪国王陛下

出宫打猎的那一天……”

(回述)

8. 松 林

日，秋

山崇石险，一瀑飞挂，古松连岭，郁郁葱葱。

林间，金甲紫袍的艾山宰相在宫廷总监沙地克、马弁派尔曼及四名猎手的簇拥下，手握长弓，弛辔缓行。

猎手们臂架猎鹰，尾随猎犬。马鞍的后鞍上驮挂着雪鸡、野兔、黄鸭等猎获物。

沙地克心事重重，瞥一眼艾山宰相，低声说道：“宰相大人，有句话憋了很久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唔……什么事？”艾山宰相勒马站住，投以征询的目光。

派尔曼在背后侧耳窃听。

沙地克：“当年王公贵族们为了私利大动干戈，田园荒芜，百姓们生灵涂炭，托真主的福，如今天下太平，国家振兴，陛下和人民对您十分满意，我担心时运逆转，一旦坏人占据了您的位置……”

艾山瞥一眼身后的派尔曼，打断沙地克的话，说：“沙地克，有一首诗说：‘**婷婷**芦苇溃于根，奸佞小人计难逞’，虽说天下之事命中注定，然而，有时候也事在人为，你要看开一些。”

派尔曼佯作未闻，顺手向山边一指，喊道：“宰相大人，黄羊！”

“唔！”艾山同猎手们举目遥望，只见在飞瀑跌宕的山涧旁，一只黄羊正在饮水。

一猎手：“宰相大人，果然是只黄羊。”

“追！”

士骑如箭，在山坡上飞驰。

黄羊闻惊，向山后奔逃。

两者的距离越拉越近，黄羊的步履越来越艰难……

派尔曼叫道：“射死它！”

“慢！”艾山一挥手，同时紧勒辔头，坐骑前蹄腾空，
嗒嗒地嘶叫着在原地转了一圈。

派尔曼等人急忙勒马，迷惑不解地望着艾山，说：“宰相大人！”

艾山：“派尔曼，你难道看不出吗？那是一只怀胎的母羊！”

众人望去，只见那只黄羊艰难地停下来，惊魂未定地回头张望着。

一猎手：“宰相大人真是好眼力，你们看它的肚子多大呀！”

派尔曼：“这是真主的恩赐，正好拣它个便宜！”

艾山：“不许胡言，我不准任何人伤害它！”

“这……”派尔曼欲言又止。

艾山：“同声呐喊，放它一条生路吧！”

派尔曼：“遵命！”

众猎手同声呐喊（画外音）：“噢——”

艾山拨转马头：“沙地克！”

沙地克：“宰相大人。”

艾山：“我看到这只怀胎母羊，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我的妻子米赫尔宛也怀有身孕……”

沙地克：“大人，您总是那么宽厚仁慈。一只怀胎的母羊也会引起您的怜悯和同情。”

两人慨然朗笑。

（回述完）

9. 王宫正厅

日，春

夏瓦孜怒冲冲地向大厅望去。

大厅里，阿巴斯国王和艾山宰相正分别在各自面前的联姻盟书上签字。

国王：“哈哈，说来也太巧了！就在公主降生之前，我和艾山宰相一同出宫打猎，那一天我先遇到一只怀胎母羊，因为联想到王后也怀有身孕，就没有射它。……”

沙地克：“艾山宰相那天也遇到一只怀胎的黄羊而没有射。”

国王：“是呀，艾山宰相和我一向情趣相投。为了顺应这个巧合，我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倘若王后和宰相夫人生下的都是男孩，就让他们结为兄弟，倘若生下两个女孩，就结成姐妹……”

哈斯木：“陛下，可今天生下的却是一男一女啊！”

国王得意地笑道：“那就象盟书上写的那样，待他们长大成人后，就结为夫妻。”

艾山：“谢陛下恩宠！”

众呼：“恭喜国王陛下！恭喜宰相大人！”

鼙鼓阵阵，胡笳声声。急管繁弦中，浓装艳抹的宫娥彩女们翩翩起舞。

王宫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10. 夏瓦孜府居室

夜，春

海迪倩阴沉着脸：“怎么办？”

夏瓦孜双目微阖，仰靠在一张坐椅上，毫无声色。

海迪倩：“你倒是说话呀！”

“说什么？”夏瓦孜翻身坐起，圆睁着两眼，悻悻地说：“他们订了盟约，那就是我们的灾难！”

夏瓦孜离开坐椅，反剪双手，在室内不安地来回踱步。

海迪倩跟在夏瓦孜身后，喋喋不休地：“灾难！难道你的智慧叫老鹰给叼走了？艾山他凭什么跟国王攀亲？他是个异乡人，而我，我们，我们才是……”

夏瓦孜站住，回头说：“海迪倩！你叫喊什么？”

海迪倩：“我叫喊什么！你……”一扭身跌坐在床上，气得哭起来。

这时，刚满七岁的阿不都拉欢快地从门外跑来“妈妈！妈妈！……”

海迪倩回过头来，望着儿子呆呆出神，她忽然俯下身，钳子般捧起儿子那稚气的脸蛋，用她那贪婪、凶狠的语调说：“阿不都拉，我的心肝儿，你要记住：长大了一定要娶赛乃姆公主！你懂吗？娶上赛乃姆公主，这阿巴斯汗国可就是我们的了！”

夏瓦孜：“哼！他现在懂个屁！”

阿不都拉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使他不寒而慄：“妈妈，我怕！”说着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管家从外屋进来对夏瓦孜悄声说：“大人，他们都来

了！”

11. 夏瓦孜府客厅

夜，春

地铺红茵，玉雕石柱。

五、六个达官贵族装扮的青年围坐在一起，慷慨陈词，争论得十分热烈。夏瓦孜来到客厅，静静地站在一边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言谈举止。

贵族甲：“依我看，现在立刻除掉艾山才是上策！”

贵族乙：“说得对！”

贵族丙：“不妥！不妥！”

贵族甲：“为什么？”

贵族丙站起来走到贵族甲跟前说：“即使我们马上除掉艾山，如果国王陛下不废除那个婚约，那日后阿巴斯汗国的王位还不是落到一个外乡人手里！”

夏瓦孜似有所动地走到桌前坐下。

一位老成持重的长者点头赞许：“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贵族甲与贵族乙竭力反对：“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贵族甲求援似地望了望夏瓦孜，说：“尊贵的夏瓦孜大人，俗话说：“失去了时机，钢刀只能砍在石头上，您不能再这样优柔寡断了，不除掉艾山我死不瞑目！”

夏瓦孜冷静地说：“不，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我们需要的是智慧和时间……”

12. 草 坪

日，夏

蓝天白云。

树荫下春波潺潺，草坪上百卉争艳。

六岁的艾里甫头戴花帽，身穿锦绣袷衫，蹑手蹑脚地在花丛中捕捉一只彩蝶，回头欢声叫道：“赛乃姆！”

不远处，赛乃姆从花丛中直起身来，憨甜地笑笑，扬起手中的花束回一声：“艾里甫！”欢笑着迎面跑来。

二人在花丛中捕捉蝴蝶。

艾里甫伸开双手扑向一只蝴蝶，慢慢挪开小手正要捕捉时，赛乃姆从背后抢先将蝴蝶夺走。

艾里甫不悦地噘起小嘴喊着：“给我！”

赛乃姆嘻笑着在花丛中奔跑。

艾里甫在后面紧紧追赶。

赛乃姆嘻笑着绕树奔跑，不停地回头张望。

就在这花影摇动、绕树追逐的瞬间，他们进入青年时期。娉婷多姿的赛乃姆倚在一棵大树上闭目喘息，丰腴的胸脯急剧起伏。她慢慢睁开明亮的眼睛，脉脉含情地凝视着艾里甫。

当艾里甫追到树下，正欲扑上前去时，十七岁的芳龄阻碍了他，一片红晕飞过脸颊，他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

赛乃姆羞赧地偷觑一眼热情奔放的艾里甫，轻柔地说：“艾里甫江，该上课了！”

艾里甫抬头望去，只见赛乃姆已向经院书斋走去。

13. 街市一角

日，夏

号角声中，一面敲击的大锣占满了画面。

传旨官唱喝：“臣民周知，切切牢记。尊贵的国王陛下为了把反叛者淹没在愤怒的海洋里，特派遣阿不都拉伯克星

夜征讨，一夜之间，已消灭叛逆，生擒赛帕尔，切望我全体臣民，以此为戒，勿生邪念。”

唱喝声中，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人群骚动。

平民百姓们手抓衣领，仰天呼唤：“真主啊！保佑你的臣民吧！”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忿忿不平：“哼！阿不都拉算什么英雄！毒蛇！”

王公贵族们喜不自胜地三三五五聚集在一起额首相庆：“安拉保佑，让国王的权力更加强大吧！”

已经长大成人的阿不都拉披甲握剑，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睥睨一切地招摇过市。几个短髭虬髯的兵卒在前面挥矛开道，马后镣铐叮当的赛帕尔由几个武士押解着屈辱不堪地向王宫走去。

14. 经院书斋

日，夏

青楼画阁，陈设雅洁。

华发斑驳的毛拉加拉力丁盘坐在铺着华丽地毯的平台上正在讲课。

分坐在两厢的男女学生们屏息凝神地听讲。

学生素曲克从外面跑来：“老师，赛帕尔被抓回来了！”

加拉力丁：“什么？”

素曲克：“他从监牢里救出了他父亲， he被抓回来了，可他父亲沙地克却逃跑了。”

“唔！……”加拉力丁不禁一怔，旋即露出欣慰的神色。